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1.014

四川俄亚东巴文马帮记账单译释及 疑难字考释

曾小鹏

(贵州财经大学 文法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东巴文账簿近年陆续有发现,但关于马帮的尚未见过。在四川省木里俄亚调查到的东巴文马帮账单属首次发现。用原文、记音、字释、对译和汉译“五对照”的方式,详细解释每个字的字形结构和意义,释读账单的内容。最后考释其中的一个疑难字 yu^{33} ,认为它是表“犁范”的象形字,该字在各地异体甚多,学者、东巴多不明其字源。通过遍查“全集”,将26个代表字形分为三大类型,各类之间的差异体现了造字者观察角度和取舍的不同,也可看出犁铧外形上的变化。

关键词:俄亚;东巴文;账单;考释

中图分类号:H2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1-0099-12

四川凉山州木里县俄亚乡和依吉乡地处川滇交界的横断山脉,一些纳西古寨散落在高山峡谷之间。直到最近十年前,马帮仍是与外界交流物资和信息的唯一途径。据当地老人介绍,20世纪50年代初的“民政”之后,合作社都还组织有集体的马帮队。队里有负责记账的,用的就是东巴文^①。遗憾的是,学界一直没有发现过这类文献材料。

2019年暑假,我们在俄亚益地村凹谷东巴家,发现了一份马帮的账单(见图1)。



图1 马帮账单

用墨笔写在一本为新生婴儿算命卜卦经书的最后两页,有残缺,还剩一页半,共七行,九十二个

字。初步判断写于“民政”前后,记账人不详。过去,马帮出去一趟少则几天,多则长达数月,人和马的花销较大,往往由几家搭伙共同来筹集。这份账单记的内容,是村里一户家庭给某次赶马去木里所准备的盘缠。这是目前找到的第一份与马帮有关的东巴文账单。下面将图1中的七行分别截图,用原文、字释、记音、对译和汉译“五对照”方式翻译这份账单。

一 账单字释及汉译

(一) 第一行(见图2)



图2 账单第1行

1. 字释:

yu^{33} , 牛。

kv^{55} 弯,字像弯弓。借作“年”。

收稿日期:2020-06-17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20GZZD45)

作者简介:曾小鹏(1970—),男,湖南湘潭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汉古文字、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整理与研究。

^①东巴文除了记录东巴经,也曾广泛用于地契、人情账等世俗应用性文献。我们在盐源县泸沽湖镇达祖村找到十多份民政前后的人情账簿,参阅拙文《四川省泸沽湖达祖村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调查及初步整理》,《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23辑),2019年。





lo²¹山谷。借作“里”。



mu⁵⁵天。



ri³³犁地,从犁在地。

两字连读借作 mu⁵⁵ri³³木里,地名。





xw³³牙。借作“去 xə⁵⁵”。



mei³³雌阴。汝卡音,纳西音 me⁵⁵。借作助词“的”。



tsl¹³³骨节,借作“办置(东西)tsl²¹”。

当地经书骨节字作,此字应该作“骨ua³³”。



ndza³³秤锤。借音作 dzə²¹。



tha⁵⁵塔。两字连读借作人名 dzə²¹tha⁵⁵

杰塔。



xw³³牙。借作“去 xə⁵⁵”。



tsl³³骨节。借作“办置(东西)tsl²¹”。



mei³³雌阴,借作助词“的”。mei³³是汝卡音,纳西音 me³³。




字迹不清,疑是写错后涂掉的。



xa⁵⁵饭。



此字残破,经辨认是“tchi³³刺”。经书中

作。tchi⁵⁵有“焦、糊”义,两字连读作 xa⁵⁵tchi³³,是“锅巴”,外出当作干粮。

2. 记音及对译:

xw³³kv⁵⁵lo²¹mu⁵⁵ri³³xə⁵⁵dzl²¹mei³³dzə²¹tha⁵⁵

牛 年 里 木 里 去 办 置 的 杰 塔

xə³³dzl²¹mei³³xa⁵⁵tchi³³

去 办 置 的 干 粮

3. 汉译:

牛年里去木里办置的(东西),杰塔家去办置的。干粮

(二)第二行(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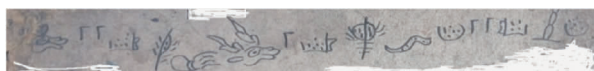



图3 账单第2行




1. 字释:






此字模糊,降初东巴认作 tchi³³黄鹿。与上一行末尾的“tchi³³刺”一样,借作“焦”,xa⁵⁵tchi³³是“锅巴”的意思。但是缺一个“xa⁵⁵”字。

经书中,黄鹿作[俄 0380^①],双角钩。与此

字差异明显。喻遂生认为:应是口,见李霖灿《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下文简称“么象”)^②:

592. [nv⁵⁵]口也,画口之形,以黄豆注其音,恐口字不易清楚认识也。

593. [nv⁵⁵]口也,此鲁甸一带之写法,画一动物之口部,又以黄豆注其音也。

此字很少见,实际用例仅见和开祥东巴写给本文作者的对联(见图4),(第四个字)意思是“气”,(四个东巴文汉译作)梅花香气。此处借作黄豆。上文刚说了‘干粮’,接着又说‘干粮’不合情理。‘干粮’以下当说具体类别,可能是加工过的黄豆(nv⁵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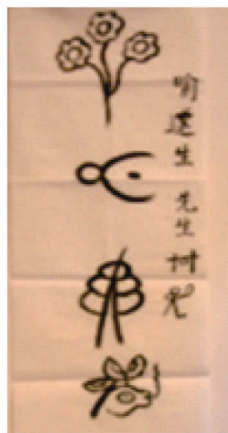



图4 和开祥东巴写的对联

我们认为喻师意见可从。nv⁵⁵黄豆在纳西语中也可表示“豆花”,搭配的量词是“碗”。

rr ni³³二。


bei³³小木量筒,又作量词“升”。俄亚音 py³³。


tshau³³黍。字又作。


la⁵⁵手。


①曾小鹏:《俄亚托地村纳西语言文字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俄亚字形编号为拙著后附“字表”的序号。


②李霖灿:《么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文史哲出版社(台湾)1972年版,第50页。


 t ʃua⁵⁵ 鹿。借作“米”。t ʃəu³³ la⁵⁵ t ʃua³³, 稠拉处, 一种用米做成的食物。


 ɿ dɿ³³ 一。


 bei³³ 小木量筒, 又作量词“升”。


 ndzei³³ 麦子粉。


 ndzɿ³³ 犁轅。借作“半生的”, 做成半生, 便于携带, 在外稍加工可食。


 bi³³ 面粉, 三字连读借作 ndzei³³ dzɿ³³


bei³³, 半生半熟的麦子面。面粉字又作  [俄 0855], 俄亚音, 甲波音 bei³³。

 ɿ ɿ ni³³ 二。

 bei³³ 小木量筒, 又作量词“升”。

 x ɿ⁵⁵ 红, 汝卡字。纳西音作 xy³³, 字形不明。一说本火字, 转意“红”。借作“(油)炸”。

 bi^{w33} 面粉, 两字连读作 x ɿ⁵⁵ bei³³, 油炸的面食。

 ɿ dɿ³³ 一。

后有几个字残缺。

2. 记音及对译:

(xa⁵⁵) t ʃhi³³ ni³³ bei³³ t ʃəu³³ la⁵⁵ t ʃua³³ dɿ¹³³

干粮二升 稠拉处 一

bei³³ ndzei³³ dzɿ¹³³ bei³³ ni³³ bei³³ xi⁵⁵ bei³³ dɿ¹³³ (bei²²)

升 半生的麦子面 二升 炸面 一 (升)

3. 汉译:



干粮两升, “稠拉处”一升, 半生的麦子面两升, 油炸面一升,


(三) 第三行(见图 5)





图 5 账单第 3 行


1. 字释:


 mbu²¹ 猪。字残, 应作 。



 t ʃɿ¹³³ 肥肉。mbu²¹ t ʃɿ¹³³, 猪膘肉。


 ɿ dɿ¹³³ 一。


 t ʃi⁵⁵ 剪刀。借音作“斤 d ʒi²¹”。

 bei³³ 面粉。借作“做”。俄亚“面粉 by³³”, “做 be³³”, 读音相差较大。


 mbu²¹ 猪。


 ɿ^{w33} 肉。经书中作  [俄 0710]。mbu²¹ ɿ³³, “布西”, 是剔光了肉的猪腿骨, 可以熬汤。



 ɿ ʒua²¹ 高。借作“腿”。


 ɿ dɿ¹³³ 一。


 ni³³ 鱼。



 d ʒi²¹ 水。借读其古音 d ʒei³³。两字连读 ni³³ d ʒei³³, 臭鱼, 俄亚著名的一道美食。



 dɿ¹³³ 大, 借作“一”。

 dzɿ^{ua33} 池塘, 又音 n d ʒua³³、d ər³³, 字又作 。此字与“海子 hu⁵⁵”形同。


 ɿ ua²¹ 五。



 mei³³ 雌阴。借作“条”。




 pu³³ 置办。此字降初和俄亚其他东巴均未见, 依据文意推测是“打发 kuo³³”之意。丽江东巴和学东说此字是“乳房 ni³³”, 这里借作“还”。“乳房 ni³³”字作  与此字近似。但若依和学东的意见, 这句的意思就是“一个池塘里打来的五条鱼做的臭鱼来还了”。我们查了纳西语词典, ni³³ 有“借”的意思, 但是没见有“归还”义。

此字在下一行还有两次出现, 分别作 、 后字中间少一短横, 我们认为都是同一个字, 详见后文考释。

 kha²¹ d ʒei³³ 玉米。合文。借音  kha³³

(苦)表“可汗”,  d ʒei³³ (小麦), 纳西语的“玉米”的词源是“王(可汗)带来的粮食”。

 ʒua⁵⁵ lu³³ 马粮(料)。字组, 从 

 ʒua⁵⁵, 马;  lu³³, 两手张开的距离, 此字残, 经书中作  [谱 0584]。此借作“料”。

2. 记音及对译:

mbu²¹ t ʃɿ¹³³ dɿ¹³³ d ʒi²¹ bei³³, mbu²¹ ɿ³³ dɿ¹³³ ʒua²¹

猪 膘肉 一 斤做, 猪腿骨 一 腿, ni³³ d ʒei³³ dɿ¹³³ dzɿ^{ua33} ua²¹ mei³³ kuo³³ kha²¹ d ʒei³³

鱼 臭 一 池 五 条 打发, 玉米

ʒua⁵⁵ lu³³

马 料

3. 汉译:

做好的猪膘肉一斤、猪腿骨一根、一个池塘中

打来的五条鱼做的臭鱼等打发了;

(四) 第四行(见图6)



图6 账单第4行

1. 字释:

phei²¹ 麻布, 字残, 经书作 。

gv³³ 铁炒锅。借作“九”。

s1³³ 柴禾。借作量词“叠”。纳西族用自制的麻布缝制衣裤, 同时也作为馈赠的礼物, 宽约15厘米, 长三尺的作一叠。和学东认为 gv³³ s1³³ 是“披毡”, phei²¹ gv³³ s1³³ 是混合了毛与麻做成的披毡, 用于在外挡风遮雨。

mei³³, 雌阴。经书中写作 。借作助词。

pu³³ 置办。和学东认为此字仍然读 ni³³, 在此句中连读下字作 ni³³ tshe³³, “借来”的意思。

tshei⁵⁵, 盐巴。

dl¹²¹ khua³³, 一碗。字组, dl¹²¹ 一; 声符 (khua²¹ 坏) 置于 (碗) 中。和学东认为 dl¹²¹ khua³³ 是“(披毡)一张”的意思。但是, 降初说当地说披毡或者衣服的量词, 只有“tchy²¹”或者“ly²¹”, 没有“khua³³”这样的说法。

错字涂抹。和学东认为该字读 cy²¹, 哥巴文“香”字作 。后又改变意见, 认作 tshu²¹ 珠, 经书中作 [俄 0130], 象宝珠串, 借作“快”。

le³³ 茶。借音作 ri⁵⁵。

bei³³ 面粉。ri⁵⁵ bei³³ 茶面, 一种喝茶时吃的炒面。和学东开始也把该字认作“面粉”, 后改作“zua²¹ 上交、还”, 该词由“量(粮食)”词义引申, 经书中字作 [俄 0999]。那么, 连上三字 tshu²¹ le³³ zua²¹ 的意思是“快点还”。从 字与前“面粉”字 来比较, 确实两字不同, “面粉”是用“点”表示粉末, 而 里是小圆圈, 应该不是一个字。降初不同意学东的说法, 他说 字读 kua³³, 是献给祖先的粮食, 确实和面粉 bei³³ 字 不同, 但是作为“上交、还 zua²¹”的字写作 , 差别还是很大的。此处 字作 kua³³ 似难让文义通畅, 暂时处理成面粉 bei³³ 的形近字。

《么象》1281号收异体字 、 与 字很像, 释作“dz³³ 有, 画碗中有物之形, 此字见于鲁甸。易与炒面一字相混”。

pu³³ 置办。此 字与前两个 的字形还稍有差别, 里面少了一短横。依和学东的意见, 该字还是作“ni³³ 还”来讲。连上下文成: tshu²¹ le³³ zua²¹ (快点还) ni³³ ka³³ ra²¹ (口袋), ni³³ 仍作“还”的话, 似显得多余。如果作“二 ni³³”解, “快点还两口袋”, 还的是什么都没, 这也不符合账目清楚的要求。

ka³³, 藏文借字, 借音作 kua³³。

rua²¹ 犁轭。经书中写作 。借音作 rua³³。kua³³ rua³³, 瓜那, 家名。和学东把这二字读作 ka³³ ra²¹, 音译成“嘎拉”, 藏族常用的动物皮做成的口袋, 可装炒面。降初说那种可以装炒面的口袋当地称 to³³ khu³³, 所以, 我们倾向于降初东巴的解释。

mu⁵⁵ ri³³ 木里, 地名。字组, 从 天 mu⁵⁵, ri³³, 牛虱, 经书中作 ; 土地, 作形符无读音, 经书中作 [俄 0120]。

le³³ 茶。借作助词。

xu³³ 牙。借作“去 x⁵⁵”。

ni²¹ 眼。借作“时候”。

后残缺字若干。

2. 记音及对译:

phei²¹ gv³³ s1³³ ku⁵⁵ mei³³ tshei⁵⁵ dl¹²¹ khua³³
 麻 九 叠 打发的 盐巴 一 碗
 ri⁵⁵ bei³³ kuo³³ kua³³ rua³³ mu⁵⁵ ri³³ le³³ x³³ ni²¹
 茶面 打发 瓜那 木里 助去 时

3. 汉译:

打发麻布九叠、盐巴一碗, 打发茶面, 在瓜那去木里的时候。

(五) 第五行(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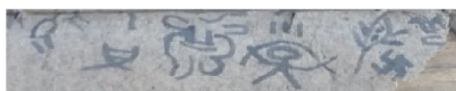


图7 账单第5行

1. 字释:

ku²¹ 姜。经书中又作 。

dl¹³³ 一。

mei³³ 雌阴。借作量词“个(条)”。

ni³³ 心。两旁是肺。

sq³³三。

lu³³两手张开的距离。汉语称“度”。

ci²¹稻谷。

ci³³百。疑借作“新”。

字残不识。后面残缺多字。

2. 记音及对译:

ku²¹ dɿ¹³³ mei³³ ɳi³³ ʂi⁵⁵ lu³³ , ci²¹ ci³³

① 一条 三度, 稻谷新

3. 汉译:

此行难以释读。从字迹和墨水来看,与上页不是同时同事的记录,从数字“一”的写法看,应该也不是同一个人的笔迹。

(六) 第六行(见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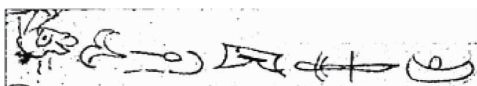


图8 账单第6行

1. 字释:

tho³³ ri³³兔。上页记的是牛年的账,这页是两年后的账。

kv⁵⁵弯,字像弯弓。借作“年”。

lo²¹山谷。借作“里”。

ka³³上。借作助词“的”。

da⁵⁵刀,这里借作 da³³ ua³³的第一个音节。da⁵⁵ ua³³ xæ³ 腊月份。

le²¹又读 xæ³³³³³³ me³³或 he⁵⁵,月。二字合在一起表十二月份,记音 ua³³的“”字省略了。

经书中写作 da³³ ua³³。

后有残缺字若干。

2. 记音及对译:

tho³³ ri³³ khv⁵⁵ lo²¹ ka³³ da⁵⁵ ua³³ xæ³³

兔 年 里 的 腊 月 份

3. 汉译:

兔年的腊月份

(七) 第七行(见图9)



图9 账单第7行

1. 字释:

ka³³上。

dzi²¹水。ka³³ dzi²¹戈吉,家名。

ni³³心。借作主语助词。该字形与同页上两行的 字差别很大,用笔也不一样,可以判断这两行的字与第五行不是同一个人写的。

thu³³奶渣,借作“出”。

mei³³雌阴。借作助词“的”。

ua²¹五。

mei³³雌阴。ua²¹ mei³³是的。

字残不识。

2. 记音及对译:

ka³³ dzi²¹ ni³³ thu³³ mei³³ ua²¹ mei³³

戈吉 助 出 的 是 的

3. 汉译:

由戈吉家出的(财物)。

这份账单全文汉译如下:

第一行:牛年里去木里办置的(东西),杰塔家去办置的。干粮

第二行:黄豆两升,“稠拉处”一升,半生的麦子面两升,油炸面一升,

第三行:做好的猪膘肉一斤、猪腿骨一根、一个池塘中打来的五条鱼做的臭鱼等打发了;玉米马粮(缺)。

第四行:打发麻布九叠、盐巴一碗,打发茶面,在瓜那去木里的时候。

第五行:? 一个;? 三度;新稻米(残缺)

第六行:兔年的腊月份

第七行:由戈吉家出的(财物)。

二 疑难字 、 的考释

上文第二、三行一共出现了两次 字,一次作 的字形,翻译中着实困扰了我们。

降初东巴尽管才二十多岁,但自幼就跟着父亲学经书,后来又拜甲波村的两位大东巴学习,分别是纳西的朗别、汝卡的鲁绒,因此小小年纪,就已经遍习纳西和汝卡两种经书和仪式,这在纳西东巴中还是少有的。可是对这个字,降初一点也没印象,又拿去请教朗别,一老一少两位合计了很久,觉得依照上下文意,此处该字应该是“打发、

①“问号”表示释义不明。

给”的意思,纳西语作 kuo³³,但是该字到底像个啥,字的来源等都说不上来。

从依吉回到丽江后,我又去拜访了在玉水寨东巴传习所担任东巴教员的和学东。他仔细研读了账本,认为第一个𠄎字是“乳房 n̄i³³”,这里借作“还”。经书中“乳房”字一般作𠄎。那么按照和学东的意见,这句的意思就是“(用)一个池塘里打来的五条鱼做的臭鱼来还了”。我们查了纳西语词典,n̄i³³有“借”的意思,但是没见过有作“还”解的。另外两个字仍然读 n̄i³³,分别在句中连读下字作 n̄i³³ tshe³³,“借来”的意思;“n̄i³³ 还”连上下文成: t̄ʂu²¹ le³³ z̄ua²¹ (快点还) n̄i³³ ka³³ ra²¹ (口袋),z̄ua²¹ 作“还”讲,n̄i³³ 再作“还”的话,似显得多余。此外,该账本明确记录的是杰塔家给瓜那的马帮所准备的物资清单,即便是杰塔跟别人借来的,也不应该记在这份账里,更不能出现“快来还(两口袋)”这样的话。所以,这几个𠄎字读作“n̄i³³”均是不合适的。

我们再向喻遂生师求助,得到了几条重要信息,对下一步研究启发很大。

喻师回忆总共见过三例与𠄎字比较接近的字形:

第一,《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①(全集)第七卷13页,第5节如图10。



图10 经书第5节

经书中𠄎字不识,记音作 pu³³,借作蒿草,与𠄎(坡 bu²¹ 上长草)连语,记录了纳西古谚:蒿坡蒿草坡,规矩前(先)就有。𠄎字怀疑从“钉子 pu³³ 𠄎、𠄎”字,但二者字形差别较大。

第二,和继全译释的白地经书《点油灯》第5页第12节^②如图11。

经书中𠄎字记音作 pu²¹,疑是果核,借作 pu³³

蒿草。该字也是与山坡、草连语,记录了类似的古谚:草坡蒿草坡,“拉博^③”先就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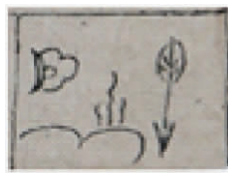


图11 经书第12节

第三,洛克《纳西语英语汉语语汇》^④第27页收𠄎字,用他的音标记作 bbue,转国际音标作“bu²¹”^⑤。“纳西和藏族用来给他们的火药枪计量火药的一种量具。这儿画出的量具是用牦牛角做的,每次能装足够的火药进行一次射击。人们通常用一根绳子把几个都装有火药的量具挂在脖子周围。”喻师还提供了实物照片(见图12),𠄎字与牛角确有点像,但是不够尖和长,而且字形中间的小“椭圆”所指为何,不明其义。



图12 火药枪和装火药的牛角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此字是“元宝”,并借汉字“宝”的音作“pu²¹”。但与实物差距较大,可以不论。

这三条线索中,𠄎、𠄎、𠄎三个字的读音基本相近,作 pu²¹、pu²¹ 或 pu³³,应该是方言或者辨音的差异。三字的字形亦与我们账本中的𠄎、𠄎字有些相似。如果𠄎、𠄎字与上面三字是异体或同源字关系,就需要寻找它的字源并梳理字形演化的轨迹,而且字音上应该与 pu 相近才是。

①东巴文化研究所编译:《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喻遂生主持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纳西东巴经字释全集》的一部分,将由重庆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该例与上举第1例尽管不是同一本经书,但所记的经文是一样的,为一句纳西古谚。

③“拉博”所指不详。据俄亚东巴英扎次里说,它是纳西族一位始祖的名字。在第1例中,“全集”的译者是作“规矩”来翻译的。

④J.F.洛克:《纳西语英语汉语词汇》,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⑤洛克当初用的是自创的一套记音符号。法国国家科学院的米可依据现在丽江地区的语音,将洛克记音归纳成对应的国际音标。本文引用洛克的材料,先记米可转换的音,洛克记音用括号附于其后。

(一)“犁范”及其异体字

我们曾系统收集过俄亚等多地的字形^①,其中“犁范(犁铧的铸模)”的字形同上举诸字有点相近:

▶ [谱 0844] $\text{gi}^{33} \text{mu}^{21}$ 。范也,即铸犁铧之模也。又作 𠄎 。谚语: $\text{ə}^{33} \text{phər}^{21} \text{gi}^{33} \text{la}^{55} \text{mu}^{21}$, $\text{gi}^{33} \text{mu}^{21} \text{kə}^{33} \text{nu}^{33} \text{dzə}^{21}$,意为:白铜做铁模,铜模早就有。先于铁器也。

▶ 𠄎 [俄 0779] $\text{tsh}\eta^{33} \text{gi}^{33} \text{pa}^{33}$,口语的说法,字面意思:铁犁的模。在另一个熟语“来历 $\text{pu}^{33} \text{ri}^{33} \text{gi}^{33} \text{mu}^{21}$ 𠄎 [俄 0780]”中保留了“犁范 $\text{gi}^{33} \text{mu}^{21}$ ”的词形和字形,字作 𠄎 。

▶ [泸] $\text{gi}^{33} \text{mu}^{21}$,意思是“(铸)铁(犁)的模(范)”。

▶ [东] $\text{pu}^{33} \text{mbu}^{21}$,从 𠄎 (范 $\text{gi}^{33} \text{mu}^{21}$), 𠄎 (mbu^{33} 坡、梁子)助记其第二音。

▶ [甲] $\text{gi}^{33} \text{mu}^{21}$ 。范,即铸犁铧之模。

▶ [典 1089] $\text{tshu}^{44} \text{mo}^{11}$ 铸犁板之模也。画犁模之形。此字常作“出处,来历”用,常与 𠄎 笛子或 𠄎 艾蒿并见,读 $\text{pu}^{11} \text{ru}^{44} \text{ə}^{44} \text{mo}^{44}$,乃“出处,来历”之意。 𠄎 字在此当后二音,指其先有型范在也。此字或写作 𠄎 。

以上记录“犁范 $\text{gi}^{33} \text{mu}^{21}$ ”的字形可以分成三组:

甲组: 𠄎 𠄎 𠄎 𠄎 ; 乙组: 𠄎 ; 丙组: 𠄎 𠄎 𠄎

犁是耕地的农具,中国大约自商代起已使用耕牛拉犁,木身石铧。公元前6世纪,出现了铁犁。犁铧可分两类,一类釜部挺立,适于山地;一类釜部平缓,适于水田。

东巴文中出现的“犁铧 $\text{tsh}\eta^{55}$ ”字有: 𠄎 [俄 0779]、 𠄎 [谱 0846]、 𠄎 [典 1088] (或写作 𠄎 及 𠄎)。造字取象于“俯瞰之形”。结合李霖灿的考察,造字之初,纳西先民使用的应该是“釜部

挺立”的第一类铁铧,形式大致如图13。



图13 铁铧^②

而浇铸铁铧的范,历史上曾经历过石、陶和铜、铁等不同阶段,其中,用石头凿刻的石范当属早期普遍形式。纳西族祖先最早就是使用石范来制作犁铧。1981年,宋兆麟一行在俄亚大村发现了石范铸铁技术^③。至今,云南一些地区还在沿用祖传的石范技艺生产铁质农具^{④⑤}。据考察,石范一般采用青砂岩作为毛料,用工具划成上下两扇,上扇(公范)对应犁的平底,只在下扇(母范)上凿刻、打磨出型腔(见图14)。型芯(范蕊)的使用是为了在浇注(铁水)后形成犁铧的釜(见图15)。



图14 母范及其型腔



图15 范蕊

^①我们2019年结题的教育部项目《纳西东巴象形文字类编》(下称“类编”),用田野调查收集了俄亚(俄)、白地吴树湾(吴)、东坝(东)、泸沽湖达祖(泸)、依吉甲波(甲)、巨甸等七个地点的字形,与《纳西象形文字谱》(谱)、《么象》(典)的字形汇编在一起,可以方便比较东巴文在各地的演化情况。





^②犁铧底部有一个圆洞,关于其来源或者作用,有不同的说法:早期为使型芯(范蕊)定位牢靠,合(公)母范前,将一小粒补范泥放置在型芯的中部,使型芯与上扇(公范)粘结得更牢固。这样,犁底在相应部位会形成一个小孔,当地称作“太岁孔”。俗称耕地是太岁头上动土,该孔的功用是耕地时能让太岁爷顺着这孔跑出来。这种说法纯属演绎,其实际功用在于能让泥土中的水汽通过它进入,木楔遇水后膨胀,使铁铧固定更牢靠。

^③宋兆麟:《俄亚大村——一块巨大的社会活化石》,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④杨瑞栋,李晓岑,李劲松,等:《云南会泽石范铸铁的调查》,《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第1期。

^⑤杨瑞栋,李晓岑:《云南曲靖市董家村石范制作技术的调查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2011年第6期。

东巴文的字形结构反映了造字者对所表对象的观察与理解。一些偏远地区还能找到与东巴文对应的实物场景,我们曾结合田野调查的图像资料做过初步的整理^①。

将图14“母范”的照片顺时针转90度,所看到的图像就与甲组的等字形十分吻合,字形所画的并非石范整个外形,而是灌注铁水的“型腔”。在字中,用大小两个三角表现出型腔的“立体空间”;而乙组的实际是特别标出了铁犁底部的“太岁孔”,应该画的是“上扇(公范)”底部,与下扇接触的那一面;丙组的字李先生说“画犁模之形”,但没有具体解释。所幸宋兆麟的调查报告介绍了制作铁犁的范模^②。犁范由软石磨制,有三个部件:一个叫“赤巴”,即犁下范,又称母范;上范叫“喀标”,即公范;范蕊叫“小丘”,俗称“范儿子(见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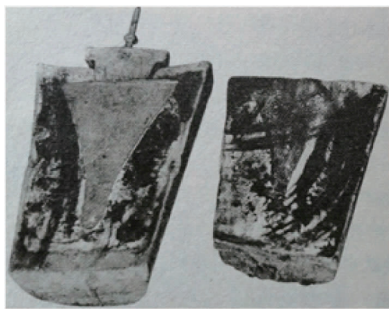






图16 上下范及范蕊

将上下范兑合,用绳索牢牢捆紧,插入范蕊,将融化的铁水从浇铸口倒入(见图17)。字应该是公母范合范后横置之状。中间两平行横线表示交接面相贴合,从实物的侧面照片来观察,这两条线也是明显的。俄亚的犁范是用软石磨制,所以外形规整(如图18),字描绘的是造字时的石范,早期应该是选择天然的硬石来凿刻,所以外形不规整,大致呈头尖尾宽的梯形。云南会泽的作坊还在用砂岩制的石范来浇铸铁犁(见图19)。丙组另外两字是字的讹变之形。

因此,甲组字形是母范的俯瞰之形,乙组增添了“太岁孔”,而丙组是合范的侧面之形。李霖灿



仅记录了是字的或体,但却没搞明白其中的缘由。



图17 插入范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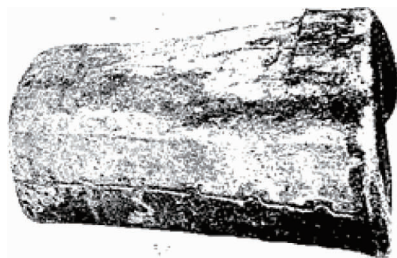




图18 俄亚的犁范



图19 云南会泽的石范

前述记录纳西古谚“草坡蒿草坡,‘拉博’先就有”的两个字“、”,其实与“犁范”有密切关系。

这是一个关于“事物总有来历”的古谚,各地经书中常用。我们在依吉甲波村降初东巴的《普西委尼》经找到下面这一个有意思的用例(见图20),第二行最后一节和第三行的首节是算作一个语段的,记录的经文如下:

^①曾小鹏:《纳西东巴文及其实物原型调查》,载《比较文字学研究(第二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0—222页。

^②宋兆麟:《俄亚大村——一块巨大的社会活化石》,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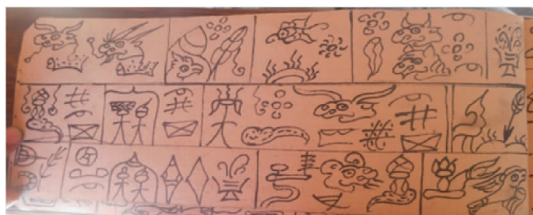


图 20 依吉经书

pu³³mbu²¹zɣə²¹pu³³mbu³³, la³³pu⁵⁵kæ³³ni³³
艾坡 草 艾坡, 拉博先助
dzɪu³³, ri³³sɪ³³pu³³kv³³tɕhiu⁵⁵, pu³³ri³³

有, 箭头干处插, 出处助

ɕiu³³mu²¹thu³³ni³³thu³³

铁模那助出

汉译:草坡蒿草坡,“拉博”先就有,箭头插(在)干(燥)处,铁模出处(在)那儿。



我们通查了“全集”中的“犁范”字,归纳出 25 个字形有差异的代表字。上页经书中对应犁铧的字为,将此 26 个字按表物的不同角度归类如表 1。

表 1 字形分类

类型	序号	字形	“全集”出处	字形说明
甲	1		7 卷 208 页	下扇的“型腔”之形。
	2		26 卷 71 页	
	3		78 卷 75 页	
	4		82 卷 31 页	
乙	5		24 卷 252 页	上扇之形,内有“太岁孔”。
丙	6		20 卷 38 页	合范侧面之形。横线表上下扇的接触面。
	7		82 卷 266 页	上字的简化。
	8		7 卷 139 页	合范侧面之形,石范外形打磨规整。
	9		88 卷 220 页	用“双平行线”表上下扇的接触面。
丁	10		7 卷 108 页	表合范界面的“平行线”,受甲类字中“小三角”的“同化”,而讹变呈“尖状”。
	11		20 卷 170 页	合范侧面之形,表界面的平行线讹变。
	12		6 卷 268 页	外观整体圆形的合范侧面之形。
	13		81 卷 264 页	
	14		8 卷 53 页	字形中的“尖状”笔画再变为“椭圆形”。
	15		11 卷 41 页	
	16		12 卷 19 页	
	17		80 卷 289 页	石范外形轮廓出现讹变。
	18		75 卷 73 页	上字的简省、讹变。
	19		16 卷 86 页	同上。
	20		78 卷 122 页	合范侧面、插“范蕊”之形。
	21		78 卷 136 页	同上,再添“蒿草”成合文。
	22		20 卷 214 页	字画上扇侧面之形。三短竖线表示蒿草。
23		89 卷 211 页	字画上扇侧面之形。	
戊	24		7 卷 147 页	下扇之形。详见下文字释说解。
	25		87 卷 112 页	同上。
	26		依吉甲波经书	同上。

表 1 中戊类字形最让人费解。字像一根“长刺”扎破某物,如果视作是丁类字的讹变,似

难让人信服。十分偶然,我们在互联网看到一幅汉代陶范的照片(见图 21),型腔中正好有一“尖


状”腔体穿过,目的是在中间增加一条“棱角”,使犁铧的前部呈“尖锥状”(见图 22),从而加强它破土的效能。



图 21 汉陶范









图 22 尖锥状的犁铧






戊组等三字正像此种下扇中的“型腔”之形,显然,这种犁范浇铸出来的犁铧,比起甲类字所表现的要更加耐用。由此推测,戊类字当出现较晚。





从“字表”可以发现,丁类字其实可以归入丙类,所描绘的都是犁范合范的侧面之形,只有 22 和 23 号仅取其上扇为字。这样一来,“字表”所列的五类从字形与实物的对应来看,仍然还是前文我们所总结的甲乙丙三大类型,即戊类并入甲类,都是取象于下扇的“型腔”,是从造字者俯瞰的角度;乙类是带有“太岁孔”的上扇之形;丙类是合范的侧面之形,造字者平视所获的影像,丁类诸字形是丙类字不同程度符号化的结果,应当归入丙类。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各地东巴经中,出现在这句纳西古谚中的甲乙丙三类字都是取象“犁范”

的象形字。字形差异体现了造字者不同的观察角度和观察对象,也可看出异地之间犁铧外形上的变化。

再回过头看前文提到的、、三字,前两字都出现在那段古谚,无疑均应判作“犁范”字,字归戊类,字归丁类。而洛克所释用来“计量火药”之“牦牛角”的字,实际上还是“犁范”字,字形上应算入甲类。

而账本中所遇到的、这两个字,从字形上看,比字缺少一短横。与上表中的 6、7、8 号字较近,如果把二字归入上表的丙类,是合范侧面之形,由于辗转抄写,字形讹变,也是说得通的。

如果、两字是“犁范”字的异体字这一推论正确的话,那么,它就该跟、等字的读音相似,作 pu 或 puw。于是,我们查了《纳西象形文字谱》(文字谱)^①后附的词典,发现 pu 有“带着、送”,puw 有“定做”的意思,放进账本里也合适,二字都是位于“炒面”等物资后面,义为:为去木里的马帮“定制”物资,随文释义可作“置办”讲。降初仅依据文意觉得是“打发 kue”之类的意思,但读音则毫无根据,这里释作“pu⁵⁵置办”,则音义俱通了。









由于文字制度很松散,东巴经里一字多形现象很普遍,而应用性文献中,文字更多地依靠线性排列以记录语词的顺序,不像经书中那样,依靠字与字的图画性组合来记录经文,大量使用假借来表词,字形与字所记录的词义之间联系全无,因此,账本等文献中的东巴文的符号化程度要领先于东巴经^②。






(二)“犁范”字的形义演化





东巴经源于古老的民间口头文学,千百年来,主要依靠口耳相传。东巴从小跟着师傅学经,主要的功课就是背诵,而不太关注经文语词上的细节。这必然导致两种常见的问题,一是东巴可以一字不落地大段背诵,却并不完全明白其中某些词句的意义。就拿这段古谚来说,“全集”中多处出现,但东巴们给出的解释不尽相同,而且,其中 la³³ pu⁵⁵一词就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二是东巴往往


①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69 页。

②武晓丽,曾小鹏:《纳西东巴文“图画性”问题初探》,载《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二十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175 页。


不能说明经书中一些字形所像为何。由于东巴经的文字只起有限的提示作用,文字与经文并非一一对应。加之东巴从别处借来经书传抄,一并将其他地区的异体字带进来,不懂的字就更多。比如依吉甲波的“犁范”字本作,应归甲类字形,但《普西委尼》这本经书中该词又写作字,东巴自然就不认识此字的形与义,只知道该字读音作 la³³ pu⁵⁵ 或者 pu⁵⁵。而当地的账本中又有、两字,就完全不认识该字,连读什么音都搞不清楚了。这样看来,通过经书的流传,加之文字的符号化过程,使得依吉本地的“犁铧”字汇聚了、和、等四个差异较大的字形,分属于上表的甲、戊和丙三类。当地人只得代表性的、基本的甲类字形,不明白其它字是异体字的关系。



、两字在同一份材料中,字形上又可纳入“犁范”字的序列中去,读音作 pu 或 puw,放在账本中作“置办”讲也很通顺。但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犁范”一词在纳西语各地的读音作 si³³ mu²¹(铁模)或者 tshu⁴⁴ mo¹¹(犁模),为何到了、、等字所出现的地方,读音却要读作 pu 或 puw 呢?


其实,前文所引李霖灿给字的说解中,已经隐含了一条线索:tshu⁴⁴ mo¹¹铸黎板之模也。画犁模之形。此字常作“出处,来历”用,常与笛子或艾蒿并见,读 pu¹¹ ru⁴⁴ s⁴⁴ mo⁴⁴,乃“出处,来历”之意。字在此当后二音,指其先有犁范在也。


李氏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字除了作“犁范”外,常作“出处、来历”用。



我们所编的“类编”也有“出处、来历”这一字条:


 [俄 0780] pu³³ ri³³ si³³ mu²¹, 来历。


 [谱 0845] puw³³ luw³³ si³³ mu²¹, 来历也,从模范 (puw³³, 蒿)声。铜范为金属工具之始。





 [泸] puw³³ luw³³ si³³ mu²¹。



 [吴] puw³³ luw³³ si³³ mu²¹, 字为“箭头”,喻指事物的开端。



 [东] puw³³ luw³³ si³³ mu²¹, 字从桶

thv³³借表“出现 thv³³”,蒿 (puw³³)、 (luw⁵⁵ 牛虱)助记其音。

 [甲] puw³³ ri³³ si⁵⁵ mu²¹。

比较特别的就是白地吴树湾和树昆东巴所写的字,仅用一个“犁铧 tsh³³”字表示,借用犁铧的“箭头”喻事物的开端,这显然是对“来历”词义的证据重构。艾蒿 (puw³³) 在纳西文化中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植物,因此经书中经常单独用字记录“出处、来历 puw³³”这个词。那么, puw³³ ri⁵⁵ si³³ mu²¹ 中的字读作 puw³³ 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犁铧 tsh³³”或者“铸模 si³³ mu²¹”字读作“puw³³ 来历”,我们把这一现象叫作“转意”。

在东巴文中有一种用一个字形记录几个意义有某种联系而语音没有关系的词的现象。如“火”转意作“红 xy²¹”。“转意”是和志武首先提出^①,方国瑜称这种表词方式为“一字数义”,王元鹿、郑飞洲称为“义借”等多种名称。转意和词义引申有相似性,新义和旧义间有着关联,但是,转意字的新义有新的语音形式,而词义引申却没有语音上的变化,如[谱 0921] (kho²¹ 栅栏),由于古时一个家族设栏而居,所以,该字又有“家族 kho²¹”之义。转意和假借也有相似性,但是假借只借其形和音,本字与假借字在词义上没有关系,而转意字只承接原字的字形,语音没有关系,“本义和转义多是词义系统之外的某种事理关系”。喻遂生对“转意字”有过深入研究,按照本字和“转意字”的意义联系,归纳出“专名转通名”等 7 种类型^②。

本字所记录的一般是比较实在的词义,而转意则相对抽象。“铸模”或者“犁铧”都是实物,而“来历”则非常抽象,纳西古谚用一个具体事例来喻指具有普遍性的抽象概念。



从文字符号化的进程来看,表意文字系统中,总是那些记录较抽象词义的字形走在前头,在字的结构、部件和笔画上出现简化。由于早期表意文字的象形程度还比较高,写字者在写字表词的同时,脑中会浮现该字所表词义的“实景”。东巴文发展






①和志武:《试论纳西象形文字的特点》,载《东巴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36 页。

②喻遂生:《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巴蜀书社 2003 年版,第 27 页。

到现在,经书中还有较大比例的高象形字,字与字的组合也常以图画式来布局,而那些记录虚词、副词的表意字,以及本义不明的假借字,在写字者的脑中没有一个具象可以对应字形,字形就可以不受“画成其物”的限制,文字简化速度要快一些,字形演化后亦更加难以识读了。

汉古文字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类似的演进规律。毓、后即是一例。


甲骨文毓、后二字本无别,字作,从女从

,为倒子形,整字像产子之形,字旁或作数小点乃羊水。或作简体。母系氏族之酋长乃一族之始祖母,以其繁育子孙之功,故以“毓”尊称之,后世承此尊号亦称君长为毓,典籍皆作“后”。表“生育”义的小篆作;而“君长”义逐渐用简体,小篆作,“毓、后”遂成两字。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Dongba Script of Caravan in Eya, Sichuan Province

ZENG Xiao-p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o have found and published a caravan bill which is recorded by Dongba script. The Dongba script account book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recent years,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the caravan bill. This paper uses the “five contrasts” of the original text, phonetic transcription, word interpretation, cross-translatio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to explain in detail the glyph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each word as well as interpret the contents of the bill. Finally, one of the difficult words  is interpreted, and it is considered to be a pictograph of “plough van”. The word has many variants in various places, and the scholars and Dongba cannot explain its origin. Through examining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the 26 typical glyph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typ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arious types reflect the different viewing angles as well as the choices of the word forgers. In addition, we can see the changes of the shape of the plough.

Key words: Eya; Dongba script; caravan bill; exeg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aracters

(责任校对 王小飞)